

魔瓶 丛书

韩建国 吴 岩 等著

梦断鄱阳湖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色彩斑斓的科幻小说集。韩建国几篇小说选取现实主义的中国边疆环境,手法逼真,情感细腻写实;俞东征的中篇《走出安第斯山的幽谷》,题材和表述令人耳目一新,其背景选在16世纪初西班牙入侵者征服秘鲁印加古帝国的故事,非常生动;《百脑怪人》是情节科幻,半武侠半高技术,曲折离奇;名家吴岩的几篇新作反映了他一贯的求变风格;刘俊杰的作品想像力丰富。本书不仅能使读者感受到巨大时空和文化跨度的奇异性,也能学到多种多样的创作手法。

责任编辑 宋宜昌
封面设计 董学军
责任校对 刘红岩
责任印制 王 沛

目 录

梦断鄱阳湖	韩建国(1)
戈壁之谜	韩建国(29)
09 断臂	韩建国(54)
瞬间前后	韩建国(68)
百脑怪人	萧甫春(89)
走出安第斯山的幽谷	俞东征(122)
保卫泰国曼谷王宫	刘俊杰(237)
双鱼座的人们	刘俊杰(261)
超时空魔幻丛林	吴 岩(282)
秘密时间之路	吴 岩(287)
换岗	吴 岩(299)
水	寻 耕(309)

梦断鄱阳湖

韩建国

1945年4月16日，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黄昏，落日熔金，红霞绚丽，波光粼粼的湖水被映照得一片血红。

湖北岸，落星山上的老爷庙雄踞俯视着眼下的大湖。

日本侵略军的一艘千吨级运输舰“神户丸”如同一座水上移动着的小山，由南向北驶来，太阳旗下，机关炮、重机枪闪闪发光。几天前，它从长江经北南下鄱阳湖，在某处戒备森严的码头装上了一批神秘的货物。现在，它正在返航途中，再往北十几公里，便可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了。

突然，本是晴朗的湖面瞬间黑雾迷漫，狂风骤起，巨浪滔天。大湖怒吼着，似乎要翻过来一样。“神户丸”那巨大的船身像一片树叶颠簸着，摇摇欲倾，很快便隐没在黑雾之中。在震耳欲聋的风浪声中，还有一种鬼哭狼嚎似的怪啸声震荡着湖水，十分吓人。

数分钟后，黑雾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风平浪静，天空依然晴朗，晚霞依然绚丽，只是湖面上不见了“神户丸”那巨大的身影。和在这里失踪了的数以千计的船只一样，“神户丸”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一个科幻迷和业余作者，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曾两次来鄱阳湖探寻老爷庙神秘水域。头一次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根据“神户丸”失踪事件和有关的民间传说写出了一篇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浴血鄱阳湖》。而这一次来鄱阳湖，一方面是为了把这篇小说改为电影剧本，更主要的是被涂文兴拉来临时“下海”的。

涂文兴原是我的文学朋友，后来他辞职与一个姓赵的老板合股开了个打捞公司。最近，他们在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揽下了一笔打捞驳船的生意，醉翁之意是“神户丸”上那批神秘的货物——即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南方各地抢来的价值十亿美元的金银珠宝文物。因为我对“神户丸”沉没有过详细的调查，他们特地请我来任打捞顾问。我以老爷庙水域的神秘和危险为由，几经婉拒无效，又因有碍朋友的面

子,只得答应下来,但也“约法三章”:一、违法的事不干;二、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只是以朋友的身份临时帮忙指点;三、时间不超过半个月。涂文兴答应了,我便请了半个月的倒休假,和他一同乘班机来到江西,在鄱阳湖见到了公司总经理赵老板,还有老赵板的亲信会计李小姐。公司主要股份是他的,涂文兴主抓业务,任副总经理,也有自己的亲信,这就是秘书郭小兰和水手班头王水生。公司有六七个较为固定的水手和潜水员,设备只有一台声纳探测仪和几套潜水装置,其余不足的人员和设备视打捞情况临时从当地雇用和租用。

公司全体成员首先到老爷庙烧香,以保佑打捞平安顺利。我对此不感兴趣,应付了一下便四下走动拍照。我带来了两个相机,一台是国产的,金属机身,变焦镜头,十分笨重,但我用了多年,得心应手。另一台是小巧的全自动日本傻瓜相机,藏在夹克衫胸部里面特制的衣兜里,只有一个豌豆大的洞露出镜头,长长的快门线从衣袖内通到手腕处,可以随时不动声色地按动快门。还有一个自制的装置,启动它可以每隔若干秒便自动拍摄一张,这样可以在不便举相机的场合偷拍到极为生动自然的镜头,外人近在咫尺也难以发现。但刚才在大殿“威震鄱阳”的匾额下偷拍两个进香姑娘时,可能是电动卷片的轻微声音被其中一个短发姑娘察觉,她用明亮的眼睛打量我,并和另一个姑娘低语着什么,我忙走开了。

我来到老爷庙西南侧,俯视着眼下的大湖,只见碧波万顷,船只往来,一片繁荣太平景象。但就在这微波荡漾之下,却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魔鬼巨口。自宋朝有记载以来,已有数以千计的船只和无数生命被它吞噬,其中最大的船便是“神户丸”。舰上的二百名日本侵略者也许是罪有应得,但那从中国各地抢来的价值连城的珠宝文物,还有被抢上船的中国女学生和渔家姑娘也一同沉没,令我阵阵心疼。尤其是那女学生被捆绑的样子和求救的神情曾多次在我的梦中出现,时时令我无法安宁。自我练气功以来,一些梦常常有预感作用,所以这次明知道有危险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来了,大概也是和这

些梦有关吧。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先生，请帮个忙好吗？”

我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两个进香的姑娘，她们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眼镜的姑娘身材略高，梳马尾辫，穿白西服；留齐颈短发的姑娘，身材中等，浓密而整齐的刘海下，露出一张白皙的脸面，眼睛不大，但很漂亮。她不施粉黛，很像一个纯情文静的女学生。

戴眼镜的姑娘举了一下手中的相机说：“帮我们拍张合影好吗？”

“好的。”我接过相机，为她们拍了几张。

“谢谢！”戴眼镜的姑娘接过相机，“先生怎么称呼？”

“不用客气！我姓韩。”

“我叫马萍。韩先生请这边来，有事请教。”

不远处，一个穿西服的男子在石桌上摆好了饮料，又在石凳上铺好了座垫，然后退到一边恭敬地守候着。原来她们不止两个人，而且来头不小，但为什么非请我为她们拍合影呢？

马小姐请我入座，并介绍短发姑娘说：“这是我们总经理，我是她的秘书。”

短发姑娘微笑点头说：“韩先生，请！”

我也客气地向她点点头。心想，这样年轻纯真得像女学生一样的姑娘也是什么总经理，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她的声音柔和，声调平淡，发音略有不准，听不出是何处的口音。

马小姐为我打开饮料说：“请！看来韩先生是摄影行家，我们看看您的相机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把自己的国产相机递过去。

她们看着我的相机，摆弄了几下，有些失望地摇摇头，把相机还给了我。

“谢谢！”马小姐说，“刚才在庙前，我们总经理听到韩先生还有一种相机电动卷片的声音，不知……”

原来她们为这个！我略有些得意，但又不想揭开这个谜，于是含糊地回答：“刚才那儿有不少人拍照，也许是别人的相机发出的……”

两位小姐交换了一下眼色，马小姐又问：“不知您对目前中国场所流行的相机尤其是日本相机有何看法？”

我使用过不少相机，对相机市场也比较关心，于是便就相机的性能、外观、结构等问题发表了一通见解。两位小姐听得很仔细，马小姐还不时地作一些记录。

马小姐微笑着说：“谢谢您。我们对您的见解很感兴趣，因为本公司就是生产和经销相机的，这次我们是来考察市场的。不知韩先生在哪里高就？”

“我在北京的一个工厂工作，这次来鄱阳湖是应朋友之邀，临时帮忙。”

总经理小姐微笑着开口了：“我在北京设有分公司，我以前在北京念过大学，咱们可以算半个同乡。韩先生对鄱阳湖很熟悉吧？刚才我们看见了联合国科学考查区的铜牌，还听说这里是什么危险三角？”

“是魔鬼三角，”我纠正说，“也被称作中国的百慕大三角。”

总经理小姐点点头：“还有日本的魔鬼海。”

我接着说：“对。我们眼前的这片老爷庙水域也是这样的可怕地区，它经常突起狂风巨浪，其风力可达十二级，风速每小时二百公里，浪高十几米甚至更高。风浪如此之大，一般认为是庐山造成的。庐山在鄱阳湖西岸，绵延几十公里，山峰大多海拔千米以上，形成一个天然屏障，它的夹风效应造成了老爷庙水域的强风，就像高大楼房旁风力会变强一样。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有好多现象无法解释，比如黑雾和湖怪现象。”

“湖怪？”总经理小姐发出疑问。

马小姐略一犹豫，问：“是不是英国尼斯湖水怪那样的不明生物？”

“不！尼斯湖水怪是动物，可能是恐龙残留的后代，而鄱阳湖湖怪却是一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据一些生还的目击者说，湖怪是一种像巨蟒一样的巨大白光，长约数十米或更大，旋风般地翻滚着，还发出一种可怕的呼啸声。这种现象一般只持续几分钟，但过往船只往往就在这几分钟内沉没消失。据历史记载，这里共沉船近两千艘，死人不计其数。其中，最大的船就是日本的‘神户丸’。”

总经理小姐脸色苍白，惊恐得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民间也流传一个传说，说是‘神户丸’抢了几个中国女学生，一个女学生的未婚夫引来绿林好汉复仇，击沉了‘神户丸’。由于这些传说缺乏根据，官方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事实到底如何还需要打捞到‘神户丸’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官方和民间曾多次打捞寻找却什么也没发现，湖底空空荡荡的，包括近几十年沉没的三百多艘船只全都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什么？”两位小姐同时发出疑问。

“这是至今还难以解释的。不过此水域处于北纬三十度神秘地带。很多世界著名大河的入海口都在这条地带，如长江、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和幼发拉底斯河，还有众多奇险峭立的山峰如庐山、黄山、九华山、神农架，世界最高峰和最深的海沟以及长江三峡、撒哈拉大沙漠、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钱塘江大潮等世界奇观也在这条地带上，好像一种神秘奇特的力量作用在这条线上。另外，老爷庙这座山叫落星山，湖对面叫星子县，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两位小姐微微摇头。

“两千多年前，一颗巨大的流星从天而降，闪光耀眼，声如雷鸣，冲击波如同核弹爆炸，大地被撞出一个大坑，形成了这片水域，而流星体则深深钻入地下。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这颗流星体积并不大，也许只有几十立方米或更小，但很可能是密度极大的星体。地球表面物质每立方米约几吨重，而这个流星体每立方米物质可能重如整个

庐山。”

两位小姐发出惊叹。

“密度这么大的流星物质深藏于这片湖区的地下，其引力会产生可怕的力量。当然，平时它还达不到爆发的临界点，但当它与太阳、月亮的引力构成适当的角度，与地球引力场和磁力场的峰值相叠加，再加上气候、潮流等因素的影响，就会达到临界点，出现风浪、黑雾、湖怪等神秘现象。同时还会造成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也就是突破时间墙，把那些被认为是失踪的船送入了目前人类还无法解释也无法到达的世界，即时间空间或称时间隧道。”

两位小姐看着我，马小姐问：“时间空间或时间隧道应该怎么理解？”

“中国古代有‘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说法，这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在我们这个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时间速度不同的空间，这就是时间空间，它和我们这个空间世界是并列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无法感知它。当然，真正对时间的探索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首次提出了在不同速度下时间快慢不同的理论。不过目前人类对时间空间的认知还极为肤浅，更谈不上掌握和利用它，就像飞机和火箭未发明之前，人类无法克服地球引力飞上天空和飞出地球一样。但在自然界有一种力——初步认为是强引力和强磁力可以把时间墙打开一个窗口或隧道，通向时间空间。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引力和磁力异常区，如百慕大三角等，也包括这个老爷庙水域。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极短而又不稳定，但却能把正好经过此处的飞机、轮船和人送入时间空间，在我们看来他们是神秘地失踪了。有少数的飞机、轮船和人偶尔又被送了回来，我们认为他们失踪了好多年又出现了，而他们却认为只过去了一瞬间，奇怪世界为什么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这是因为两个空间的时间速度差造成的。这种事在百慕大已发现多起……噢，不知我这样解释是否说明白了？……”

两位小姐笑了，总经理小姐说：“韩先生好学问……”

这时，王水生跑来说：“韩先生，文兴哥叫你！”

我站起身：“两位小姐，失陪了！”

总经理小姐也站起身：“韩先生，我们合个影好吗？”

“这……好的。”

我摆出大方的姿势，与短发姑娘站在一起，马小姐举起相机连拍了几张。

马小姐拿出一张名片，用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名片，这里写的是我们在庐山宾馆的电话。请您也为我们留下地址好吗？”

“好的。”

我没有名片，便在马小姐的记录本上写下了我的姓名、地址和旅馆电话。

我笑着问：“还没有请教这位年轻漂亮的经理小姐的芳名……”

短发姑娘微笑着也拿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我，说：“我叫田中惠子。”

“什么？”我接过名片一看，不由惊呆了，“日本人？”

短发姑娘微笑点头：“是的，请多多关照。”

一提到日本，刚才交谈时那种自信和愉快顿时消失了。我不冷不热地说了声“失陪”，便跟王水生走了。

涂文兴见到我便打趣地说：“老兄真是风流，一下子就交上两个漂亮小姐。”

“哪里，”我摇摇头，“是她们找我帮拍合影的，没想到她们一个是女日本鬼子，一个是女汉奸。”

涂文兴大笑：“那就再打一场抗日战争嘛！”

涂文兴和赵老板在庙里求了个上上签，决定马上燃放鞭炮，下湖探测沉船。表面上是打捞上个月在这里沉没的一艘驳船和船上的铝锭，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神户丸”上的那批财宝。我已经根据收集的资料画出了“神户丸”沉没地点水域图。涂文兴打算用仪器探

测与潜水相结合，一片水域一片水域地寻找。

当天仪器未发现目标，但潜水却捞上了两块铝锭，经事主辨认正是沉船上那批铝锭中的两块。出师顺利，大家兴奋不已，准备明天接着大干。

回到旅馆，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躺在床上休息，脑子里又开始构思我未来电影剧本中的情节。这时，服务员敲门说有电话找我，我只好从电影剧本中的战场“临阵脱逃”一会儿，去接电话。原来是马小姐打来的，说田中惠子小姐请我共进晚餐，准备派车来接我。我借口有事婉言谢绝了。

涂文兴又打趣我说：“老兄怎么连李玉和那点勇气也没有，来个‘赴宴斗鸠山’嘛！”

“算了吧！男男女女的，又牵扯上日本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行了，别闹了！我看以后你就笑不出来了。”

果然，一连几天打捞一无所获，既没有再发现铝锭，也没有发现沉船，“神户丸”更是踪影全无。此间，惠子小姐又打来两次电话约我吃饭，我都推辞了。

涂文兴顾不上开玩笑，一筹莫展地说：“真见鬼了，那些沉船都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早说过，沉船都陷入时间隧道了，找不到的。撤吧，早撤比晚撤损失小……”

“算了吧，你那套鬼学说还是留着去哄日本小姐吧！对我来说什么也捞不到这趟买卖可就赔了。怎么也得再搜索一遍，还得扩大范围。”

“鄱阳湖这么大，扩大范围谈何容易。”

“从空中搜索。我早想到过，租用直升飞机。鄱阳湖水深平均三十米左右，从空中我想能发现沉船。老兄空中摄影怎么样？”

“我可以试试。”

“好，我马上和赵老板打个招呼。”

赵老板在下湖打捞的第三天就携李会计游庐山去了，他们住在庐山的宾馆，每天用电话询问打捞情况。经他同意，我们忙不迭地联系直升飞机去了。空军方面说直升飞机这几天有任务，但尽量抽出时间满足我们，具体时间看情况通知我们，租金按小时计算。我们决定随时做好准备，同时继续潜水搜寻。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湖面上潜水作业，一条安装有柴油马达的小木船驶来，船上一把花伞下，正是田中惠子和马秘书。

惠子微笑着向我打招呼：“韩先生，您好！”

我忙回答：“惠子小姐，你好！你们这是……”

马小姐说：“我们总经理亲自请你来了！韩先生，你是不是要我们总经理三顾茅庐啊？”

“哪里，哪里。你们也看见了，我真的很忙，对惠子小姐的美意只好心领了。我劝二位小姐尽快离开这里，这里是危险水域。”

惠子微笑说：“现在天气晴好，看不出会有什么危险。再说来往的船只不少，你们不是也在这里吗？”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们是因为有工作不得已。据统计，风浪和湖怪现象最容易在晴好的天气中发生，天气越好就越危险。”

涂文兴从水中游过来，扒在船帮，把潜水镜掀起，笑嘻嘻地插话说：“小姐，我们这位韩老兄可是个才子，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是著名的作家、摄影家、发明家……”

我白了涂文兴一眼：“小心闪了舌头！”

这时，另一条小船上拿对讲机的水手叫：“涂总经理，郭秘书来电话说直升飞机一小时后就到。”

涂文兴爬上船，抓过对讲机和郭小兰说了几句，然后对我说：“老兄，有劳你和小兰一起去湖岸迎接直升飞机，顺便把这两位小姐也引回去。”

涂文兴又转身对惠子他们说：“惠子小姐，他的确忙，马上就需要他进行空中摄影。不过，我保证他今晚一定去你那儿赴宴。”

我忙给他们介绍：“这是田中惠子小姐，马萍秘书。这是打捞公司的涂文兴副总经理。”

惠子点头欠身：“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马小姐也说：“如果韩先生今晚上不来，我们可要找涂总经理要人喽！”

涂文兴笑着：“错不了。二位小姐请！”

我乘的小船也装了一个柴油马达，速度比人力划船快许多，和惠子她们的那条船一前一后向星子县方向驶去。

马小姐在后面叫：“韩先生，您是否到我们船上来，谈话会方便些！”

“对不起，我得赶快去迎接直升飞机！”

突然，惠子乘坐的船马达不响了，船也停了，一问才知道是马达坏了。我们这条船只得回头去接应她们。

我皱着眉头问那个驾船的干瘪老头：“多长时间能修好？”

老头边用扳手摆弄着机器边说：“说不好……”

这里离湖岸还很远，依然处于老爷庙危险水域。一团雾气正莫名其妙地在湖面上生成，东北岸的老爷庙已经被遮得看不见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中冒了出来，我马上警觉地想到不少船和人正是驶进雾里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我沉不住气了，说：“别修了，用我们的船拖着你们走！”

在两条船上只找到了一段系船的旧绳子，用它拖船刚驶出几十米就断了。

此时，雾却越来越浓。我急了，叫：“惠子小姐！马小姐！快上我们的船离开这儿！”

马小姐问：“怎么啦？”

“这雾是危险信号！快过来！”

马小姐扶着惠子小姐慌忙起身。两条船在微波中起伏着，时合时离，惠子迟迟不敢跳。

我拉住她的一只手，叫：“快点儿！”

惠子鼓足勇气一跳，却一脚踩偏，一只皮鞋滑落，她一声惊叫，身子歪向水中。我顾不上多想，手疾眼快地将她抱住。她跌在我怀里，双手死死地抱住我，脸色煞白，浑身在发抖。我忙把她放在船上，安慰说：“没事了，别怕！放开手。”

我回身对欲捞那只鞋的马秘书叫：“别捞鞋了，快跳过来！”

船家老头急忙叫：“小姐，你还没给钱呢！”

我吼道：“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上要钱！”

马小姐摸出几张钞票塞给老头说：“不用找了……”

我拉着马小姐跳过船来说：“快照顾惠子！”

我又对着正美滋滋地数钱的老头说：“你快过来！”

老头摆手：“我不能扔下船，你们先走，我慢慢划……”

雾已经包围了我们，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时间不容耽误，我命令：“开船！开到最快！”

水手把马达开到最大，小船破雾直驶而去。

我还嫌慢，叫：“再快点儿！”

水手苦着脸回答：“不能再快了！”

我操起备用桨，奋力划了起来。

我们终于冲出浓雾，前面星子县的湖岸又显露出来。回头望去，浓雾如同巨大的棉团，沉重地压在湖面上，狰狞恐怖。

惠子正惊魂不定地依在马小姐的怀里。

我看见了湖岸上的郭小兰和作为标志的红旗，直升飞机正带着引擎的轰鸣出现在远处的天空。我未等船在岸边靠稳，就迫不及待地跃上岸去。郭小兰正点燃了给直升飞机指示目标的彩色发烟罐，我一把夺过她的对讲机，呼叫：“涂文兴，你怎么样？”

对讲机传来涂文兴的声音：“老兄，你上岸了？直升飞机到了吗？好大的雾……”

“喂，直升飞机到了！雾很危险，请你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雾区，

靠上最近的岸！”

“不行啊！能见度极低，几米外什么也看不见，怕撞上船，也辨不清方向，不知向何处……”

“那我带直升机去接应你，用直升机引擎声引你们出来。注意保持联络！”

直升机降低高度，停在空中，放下软梯，我抓住软梯爬上去，对机组人员说：“湖上出现大雾，不能作业了。但他们在雾里很危险，救人要紧……”

直升机风驰电掣地驶进雾里，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呼叫：“涂文兴，听见直升机马达声了吗？”

对讲机传来涂文兴的声音：“听见了，从我们一侧飞过，无法说清方向。”

看来只有飞临他们头顶，才能救他们出来。我问机组人员：“不能再降低高度？”

“不行！这样已经很危险了。”

“那么放下软梯，我下到软梯上观察，用对讲机和你们联系……”

“那你太危险了！”

“顾不上了，救人要紧！”

我用保险绳把自己固定在软梯上，垂吊着随直升机在浓雾中往返穿行。我无法看清下面的水面，只能估计与它的距离。我边用对讲机呼叫，边四下搜寻。

突然，眼前雾中出现了巨大的黑影，是一艘大船！直升机正带着我向它撞过去，虽然直升飞机的速度不算很快，可一旦撞上我将骨断筋折！让直升机停车或避让都来不及了，大船甲板上的巨大黑影瞬间近在咫尺！

我大叫一声，热血涌上头顶。

突然，我发现右边立着桅杆柱子一样的东西，我急中生智，一把抱住它，并急切地松开腰间保险绳的锁扣。软梯与前面的物体沉闷